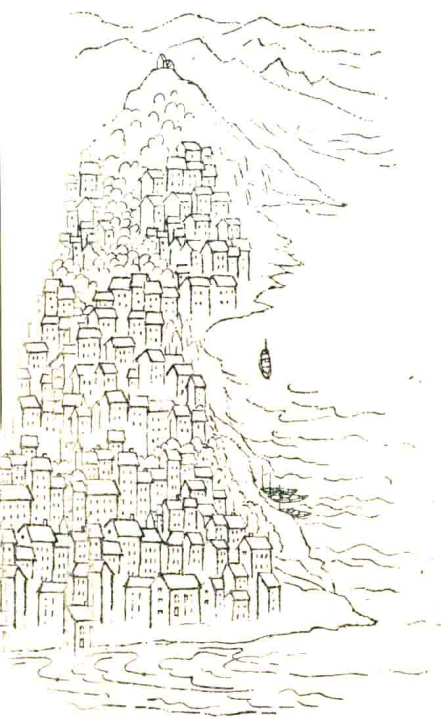


无鸟的夏天

韩素音自传



韩 素 音 自 传

无 鸟 的 夏 天

(1938—1948)

陈尧光 黄育馥 张静尔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朱志焱

封面设计：钱月华

Han Suyin
Birdless Summer
Jonathan Cape London 1968

韩素音自传
无鸟的夏天

Wunlao de Xiatian
(1938—1948)

陈尧光 黄育馥 张静尔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36,000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 11002·626 定价 0.83元

中译本前言

一九六一年，我有意根据我父亲周炜（映彤）的家庭经历，写一部“家史”或不断展开的故事。一九〇三年，四川省派遣一批青年学生到欧洲留学，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去学铁路工程和采矿工程的。

开始，我的想法不很明确。对国外读者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既浑然无知，更不用讲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了。因为要使这部书引人入胜，我必须把书中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使得西方读者感到与他们是如此“贴近”，我怎样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能使国外千百万读者发生兴趣呢？

美国的出版人要我把这本书集中写我的外国母亲和她在中国的生活。但我不能同意这样的写法。因为我认为，如果以我母亲作为主角来写，并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这也是一种个人的问题。我正在寻找我自己的根——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在中国。

我从一九六四年动笔写这部家史，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完成。全书共分四部。每一部里包含历史，传记和自传。这也是部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这些情况和史实对我父亲，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影响。

全书四部里的每一部，都可以分开阅读，无须相互参考。有些内容纯属个人私事，其它则不尽如此。各部涉及的岁月，也长短不一，并各有其不同的风格与繁简。一本书只有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样的作品才是值得一读的。

一位作者是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人物及社会的见证人。他是一个历史家、艺术家，又是努力传达他作品中人物的感受与激情的人。但是作者却不是一个审判官。他必须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他的作品必须是真诚的；而要做到这样，他只能申述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如果他申述有误，那末他也必须认错。

一位作者又是一个研究者，探索他一己的内心和灵魂。他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有时，他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有时则毫无所知。

如今我知道，给予我勇气来写这部书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一九五六年我回国时，以及以后几

年和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见面的谈话。

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如此有价值的启示，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新中国的远景；这种远景使我理解中国伟大的意义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于是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我在写这几部书时，也显示了我一己的斗争、怀疑以及对中国的热爱。

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

我对英雄的、坚韧的和高贵的中国人民表示感激和挚爱。他们的历史是光荣的，他们的未来目标充满了希望和保证。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还要向国内的许多朋友致谢。若干年来他们一直在帮助我完成写作。我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还有我的朋友冯亦代，是他第一个“发掘了”我的这几部作品，而且推动把这些原来用英文写的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向几位辛勤劳动的译者致意。他们的工作和我的写作，是同样重要的。

原书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他们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或根本一无所知，因此我必须在书中加以详细叙述。但这些历史材料，在国内早已有完整的著作，并为国内读者所熟悉，所以我完全同意这次中译本出版时予以全部删节。这既无损于原作的意图，也无损于故事的完整。这些材料只是对西方读者才有用。

本书每章中的小标题，系原书所无，而是由编辑加上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处理。编辑的加工，完全是便于国内读者的阅读，毫无改变、歪曲或生造原作所没有的任何事实。相反，译本是完全忠实于原作的。

在我写作原书时，我有意改换了若干人物的姓名，为的是要保护这些人物，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但，无论如何，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作者是“杜撰”的。所有的人物都实有其人。

我切盼国内读者给我宝贵的意见。

韓素音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	---

第一章

魔影与幽灵	1
-------	---

赫斯档案中的我	7
---------	---

在回国的海轮上	13
---------	----

一对怨偶的开端	18
---------	----

第二章

堕落的“抗日堡垒”	28
-----------	----

到红十字会医院去工作	35
------------	----

离开武汉的最后一条船	43
------------	----

美丽的南岳，丑恶的人	48
------------	----

军事会议内外	57
--------	----

第三章

西去桂林的人流	65
---------	----

目的地重庆	73
-------	----

找到了成都老家的亲人	85
------------	----

军阀混战中的四川	97
----------	----

在大轰炸的日子里 ·····	101
从“前线”归来的保黄 ·····	109

第四章

第一本小说的来历 ·····	116
助产士的欢乐与痛苦 ·····	131
“读经班”中的人和事 ·····	137
难过的重庆炎夏 ·····	141
新四军事件与我 ·····	150
听周恩来演讲 ·····	156
蓉梅——我的女儿 ·····	163

第五章

保黄出任伦敦武官 ·····	172
赴英途中当妈妈 ·····	175
在纽约初见美国 ·····	180
丈夫的目标与我的心事 ·····	185

第六章

英国朋友的情谊 ·····	202
从精神崩溃中振作起来 ·····	210
离家出走 ·····	219
暂时和好 ·····	229

第七章

重进医学院读书 ·····	238
---------------	-----

从武官夫人到穷学生 · · · · ·	242
与过去的生活告别 · · · · ·	246
谢绝路易的遗赠 · · · · ·	252

第八章

保黄之死 · · · · ·	256
在英国人民中间 · · · · ·	267
献给女儿的爱 · · · · ·	270
终于当上了医生 · · · · ·	277
思念中国 飞回东方 · · · · ·	287

第一章

魔影与幽灵

一九六七年，我佇立在马赛卡奈比耶街头，重新回味着一九三八年站在此处那个淡漠，自私而且极端无知的二十多岁的少女罗莎莉·周的心情。当时，夹带着砂粒干燥的西北风扑击着我的脸，脸上挂着道道泪痕。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之际，为此更加迫切需要作出抉择。今天，西北风又呼号着，在卡奈比耶街的拐角上，有一个新的开端正在兴起。岁月已把一九三八年我那古怪的泪水化成了可笑的细雨，成了对个人苦恼的嘲讽，而曾被泪水长久浸润过的脸，却变成了一面朦胧的玻璃窗。

然而当昔日的罗莎莉·周和今天的韩素音——在绵绵不尽的时光间隙中，佇立在马赛街头茫然不知所从时，一个魔影却在熙攘纷扰的大街上露了头。他是个身材高大，尖额钩鼻的中国人。他叫吴雷蒙，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是

我在布鲁塞尔大学的同学。从他谄媚的眼色中，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内藏的凶险。他曾经连续七年在历次考试中没有及格过一次，可是却一直占着那份奖学金。我清楚地记得，他为了摆脱不学无术的困境，曾趋奉于另一方向的激进主义，把矛头针对我这个欧亚混血儿，当作它的天然靶子。

当他挤出前簇后拥的人群来到我跟前时，我并不感到意外。现在，凡是碰见在我自传中的人物，我都如此。两个月前我在美国讲学时，不也曾走进一家中国餐馆，迎面就碰上了餐馆的老板：一九三三年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罗勃特·庞吗？当年他也百般鼓吹爱国的大道理，现在却在蒙特雷这个小城，笑容可掬地向离开加利福尼亚兵营开赴越南的美国大兵端上中国饭菜。

吴雷蒙先开口：“一点儿不错，你就是罗莎莉·周，为什么又叫韩素音呢？”

“那是个笔名。”

“你真的回到中国去了吗？”

“是的，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没有把你怎么样吗？”

“没有。”

他不说话了，满腹猜疑。这该轮到我来问

他了。

“可是你，你没有回过中国吗？”

“我曾经考虑过好多次。”

“你讲过不少关于爱国主义啊，救国啊……”

“那时看起来是该等待一下……情况很混乱……德国人侵入了比利时，德国在比利时的军事总督冯·法肯豪森把我们中国学生全撵走了……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有些人坐船回国了，我就来到了马赛……”

“这么说你近三十年来就呆在马赛了？”

“我现在是商人……我打算回到中国去访问一次……就在今年去……要是你能保证我回到马赛来，我就去。”

我眨了一下眼睛。“你真莫名其妙。这事得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谁也没法找什么门路。”

“要是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在那边没有什么影响，你干什么要作有关中国的演讲？要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为什么要……”

我发火了，掉头而去。很多人竟不懂得，人们的行为是出自个人的信念，而不是出于沽名钓誉或博取报酬，甚至连想获得同情和谅解的愿望都没有。一再碰到别人这种误解很使我沮丧。吴雷蒙

还跟着我走，他似乎发现我有虚可乘，径直奚落我。

“真是有胆量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在这儿并不受欢迎。……你要不是他们的人，你干什么把脖子伸得那么长？……”

他一直跟着我，鞋跟嗒碰在鹅卵石铺的路面上，在我身后发出笃笃的响声。“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要给你写信……”我没有理他，他这才走开去了。这时，昔日的忧伤重新激起新的苦楚，一起涌上心头。它随着我脚步的移动，迸发出阵阵强烈的创痛。

第二天，全城阳光普照，沐浴着一栋栋房屋的尖顶，也倾泻入一家家住宅的门庭。凛冽的北风从鹅卵石街道上回旋起来，把街旁的一些阳篷吹得上下扑动。树枝被海风吹弯了腰，倒向陆地一侧。

“那些主宰着你所梦想的的未来的人，他们并不要你……那个未来不是你的，你是剥削阶级，这一点你无法改变……”“前进，前进，”风呼啸着。

另一位过去的幽灵又出现了，这次是在布鲁塞尔，是我到母校去作关于中国的演讲的时候。她叫蕾拉，原来是我的同学，一位共产党员，现在却

是个高雅的资产阶级。蕾拉曾经嘲笑过我政治上无知，责备过我不参加政治活动；怪怨我不投身于政治。“你是个胆小鬼！”今天，她却生活在蜗牛的软壳中。她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你在政治上太天真，”责备我在越南问题，中国问题，亚洲问题上都表了态。“必须要和平，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不要战争……”我了解她所说的“我们”，并不是我所说的含意。她指的是生活富裕的人，我谈的是另外一些人。对蕾拉来说，只要她个人不被卷入，战争就不存在，那怕全世界在流血也罢。

蕾拉说：“我再也不上当了。”她曾在比利时被纳粹逮捕过，并在雷文斯布鲁克的集中营中呆过两年。她再也不愿提起那可怕的两年。很少人愿意谈自己在集中营中的情况，他们不想重温当年的恐怖景象。今天蕾拉又谴责了过去，她的新的领悟力真使我吃惊，现在她断言不卷入是对的，坚决的程度不亚于她在三十年前作相反的主张。

“你得明白，我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我依赖这个社会……政治上太活跃是不行的……何况现在的世界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有了核武器，每个人最最重要的事就是少说话……”

也许有朝一日，我也会为自己找到少说话的

理由。我毕竟天生就不是个革命家。我胆小，信心不足，容易惊慌，不大愿意采取明确的立场，直到今天还没有加入什么党派。我简直不能设想自己会参加什么政党……但是我能辨别风向，听得见明天的风奏出的宏伟旋律。它告诉我——昨天的罗莎莉·周，今天的韩素音，必须重新作出抉择，走上旅途。

然而，我罗莎莉曾经期望，总有一天在旅程最后的终点（啊！旅行者，那是哪一段行程，目的地又在何方？），她会在一所房屋中得到安全，获得保障，找到满足。这所房屋，正是她在童年画过的那座有两扇大门的家。

今天我已经打开了这两扇大门，我知道它们是通往一个浩瀚的新天地的出口。在这两扇大门背后，既无栖身之所，又无藏身之地，没有围墙，没有门窗，连屋顶也没有，无法休息；只有海风，呼啸着它的旋律：前进，前进！谁也躲避不了。

虽然我知道，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错误累累，在多舛命运的征途中，我走得气喘吁吁步履沉重；许许多多天赋比我高得多的人泄了气，陷入歧途。但是蕾拉，我只有一个回答：你精明设想的康庄大道虽然很好，然而你我都将在长夜中到达自己的

终点。你说我是在海洋中播种耕耘，你列举了那些死去的，被岁月消蚀而腐化的，或者象你这样聪明而深思熟虑地以为可以功成身退的人，但我将一往如前！因为我听到时代潮流奔腾的轰鸣。夏天的鸟儿不再四处躲藏，不再沉默，不再懒散了！

赫斯档案中的我

一份桔色的俗气的卷宗，夹着我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搭乘法国邮船“让·拉包德”号从马赛驶往中国途中所写的那些信件。信中不免要回顾过去，收信人是当时看来唯一能了解我的约瑟夫·赫斯。他俨如父辈，又是我青年时代的良师益友。他曾替我安排妥当到比利时留学的奖学金，虽然他并不赞成。他曾给钱让我离开比利时，抛弃我的学业，我的外祖父，我的未婚夫，以及人人都预期我会得到的“锦绣前程”，而回到中国去。原因是中国在进行抗日战争，我不应置身事外。我必须回去。

当那份破旧的硬纸卷宗由赫斯的儿子在布鲁塞尔一个复活节的周末亲手交给我时，已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了。赫斯已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过世。他自一九〇五年首次抵达中国以来，曾为那家大